月沙集 二十二

附錄

月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三

諡狀

德水張維撰

公諱廷龜字聖徵號月沙延安之李系出唐中郎將李茂從蘇定方平百濟留仕新羅賜籍于延安子孫遂為延安人高祖石亭三元及第策勳封延城府院君諡曰文康曾祖渾司憲府掌令 贈吏曹判書祖順長不仕以老壽陞嘉善階 贈領議政考啓以文章名一時累擧不第官終三登縣令贈領議政妣 贈貞敬夫人光州金氏公以嘉靖甲子生於城南青坡寓舍其生之日有虎當晝來伏戶外人皆驚走公既生而虎亦去聞者

畀之自學語已知文字言動不凡奇自獻與公同閈公七歲時奇嘗解錦帶以與公公不受或問其意公曰奇帶豈可受也八歲賦詩有警語稍長博學强記嘗讀昌黎南山詩次其韻旣而又用其韻成七言觀者稱以神童十一歲丁金夫人憂執喪如成人十四歲魁泮宮陞補之選名聲大起中乙酉進士庚寅文科選隷承文院薦入翰林方洪汝諄用事謂公在太學嘗撰疏請留成牛溪論削其薦壬辰倭難　宣祖西狩公間道赴　行在到成川拜侍講院說書癸巳從光海迎　大駕于定州拜藝文館檢閱　上曰講官重於史官其還授說書

宋經略應昌移咨 行朝令選送文學士以備講學公
與黃公愼同被選經略素主陸氏學嘗講大學不許襲
用程朱說公辨析同異著說數十篇經略稱善廵按御
史至宴于統軍亭提督以下諸將皆不得與經略與御
史獨請公及黃公慰獎甚勤臨罷以書勗之曰東國興
衰在世子世子賢否在公等尋陞司書經略還公自義
州歸拜兵曹佐郎成均館典籍華使司憲來李公德馨
爲遠接使辟公爲從事以病不就拜吏曹佐郎華使之
還也遠接使又辟公從事備局以公方管槐院文書
啓留之遠接使尋又再辟政院又以公善華語 啓留

之公之才請爲時所忌如此尋聞三登公疾篤上疏往省道聞訃墜馬幾絶雪上徒步行數舍甲午春奉喪歸葬丙申服除當路者忌公復入銓左遷禮曹正郎差冬至使書狀官累除兵曹正郎成均館直講皆以病未赴丁酉病少愈始造朝拜兵曹正郎兼承文院校理漢學教授楊經理鎬到平壤問我國軍兵城池糧仗之數責令三曹判書來對狀朝廷憂之 命公往對麻提督之南征也接伴使屢辟從事皆憚避最後及公卽日就途未幾槐院啓請召還自是凡大小文書多出公手嘗撰楊經理帖 宣廟問曰此作甚好誰所爲也拜成均館

司藝兼侍講院弼善公嘗直春坊梁按察猝至闕下
宣廟蒼黃出接 御前通官未及到政院請召公入侍
應對甚稱 旨按察亦喜曰春坊學士乃能觧華語耶
宣廟謂承旨曰不料李廷龜多才至此也自此益蒙
知眷 命授三品准職超七階爲掌樂院正兼帶如故
戊戌拜司憲府執義擢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兼承文院
副提調關王廟成 天將請 上同往奠駕已辦始命
撰祭文有司請召知製教 上以命公立就以進 上
大悅 命賜錦遂爲兵曹叅知方 天將滿城咨揭往
復日夕旁午公左右酬應率多口占立草或有非公所

當撰而往往特以屬公文成輒見褒美 賜錦或 命
別寫一本以入大臣 啓請兼備邊司副提調無何有
丁應泰之誣 宣廟避殿輟朝藉藁俟命中外爲之震
動將遣使辨誣 命擇詞臣數人各撰奏本旣進獨用
公所撰公於應泰所誣隨語辨釋甚晳而至稱祖宗一
段乃曰小邦海外荒僻自三國以來禮儀名號慕效中
國多有倖擬至先臣 康獻王一切釐正而獨其稱號
自新羅高麗有此謬誤蓋以國中臣民襲舊承訛相沿
而不知改此實無知妄作以此受罪萬死無所辭若謂
之僭非其情也柳相成龍見奏稿以爲此大事也今遽

首實恐有不測之禍不如闕而不舉廷議不能決久之
上手教曰君臣猶父子安有可諱章以此受罪予固甘
心於是羣議乃定李相恒福爲陳奏上使請以申公欽
爲書狀　上曰今之善爲詞命者莫如李某其文章寫
出肺肝醞籍典重爲人亦有計算陞品爲副使可也明
日拜嘉善大夫工曹參判充陳奏副使公上疏辭　不
許明年春至　京師旣上奏遍詣各衙門具文呈辨凡
三十六通皆公筆也奏下廷臣雜議諸公讀奏至所陳
廟號語大稱歎曰老實老實告君無隱朝鮮真禮義邦
也廷臣覆議有曰朝鮮國王奏明白洞快讀之令人涕

涔涔欲下議入　天子命丁應泰回籍聽勘仍令該部
移咨慰諭復命　宣廟引見嘉奬特　命加階賜奴婢
田結兼備邊司有司堂上朝議將勦野人令西北路抄
兵公上劄言其非計　上曰予固知卿有才而不謂料
敵勝負其智若是又能描寫時勢極陳人所惡聞之言
亦人所難能也予自詭有人矣遂從之拜戶曹參判尋
特授藝文館提學　上嘗接見楊經理　命公入侍他
日又入侍　上曰前命李某入侍蓋慮經理有問事或
難對也尋常接見時不必爲例仍　賜公錦其倚重公
類此庚子兼同知義禁府事戶判缺　上命廟堂勿計

資秩擇擬遂擢拜公資憲大夫戶曹判書公屢懇辭得
遞會 懿仁王后上昇大臣啓曰國有大憂非李某無
以長度支復拜公戶判公不敢辭即兼國葬都監提調
時國儲蕩然殮殯所須羅段等物其數甚多皆取足於
市公隨宜措處事辦而民不病又設方禁令吏胥輩不
得侵牟市井市民大便之兼知經筵事移拜禮曹判書
大行王后發引至因山翌日將下是夜靈幄殿火梓宮
幸得奉移而萬衆讙譁大亂公令曰諸執役人等各持
其物以避火胥後令否者有重辟火既滅公按簿點閱
無所遺失乃遣郎官馳 啓遂告于世子及摠護使摠

護使喜曰得公為禮判復何憂哉乃先行慰安祭用初卜吉時下玄宮如儀公又言曰今日不幸遭大變而冊寶諸器物幸無損汚請令三司六卿諸官一一審視然後掩壙皆曰然由是既事退而人無異議公之力也辛丑兼世子右賓客嘗入侍朝講大司諫金公尚容進對多觸犯忌諱　上震怒左右莫敢言公進言為調解之上稍霽威曰予無是事然當申戒宮中也以病遞未幾復拜禮曹會設校正廳撰定經書諺解公為堂上辭遞知義禁尋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詔使顧天峻崔廷楗將至公為遠接使辭朝日

宣廟解所御貂帽以賜之幕僚選辟皆一時之望會鄭
仁弘使其徒誣詆成牛溪諸臣持正議者相繼譴罷公
亦不自安引疾乞解壬寅三月遞爲平壤迎慰使還朝
力辭文衡及賓客經筵次第得遞尋復兼賓客及摠管
校正廳堂上又拜禮判更定 孝敬殿祭禮又請致祭
鄭夢周墓只稱高麗侍中鄭公而不名 宣廟初難之
公力請乃從之又請爲魯山燕山立後議格不行病遞
處西樞甲辰正月因天變應 旨上封事請修軍政以
飭武備振紀綱以尊國體結人心以召和氣開言路以
集羣策恢公道以廣人才修實德以應天譴朝廷請冊

封世子以公爲奏請使既還臺官承柄臣旨摭微事論
彈　上終不允乙巳求外拜京畿觀察使纂集廳之設
也尹公根壽李公好閔　啓曰李某不可不參此選請
破格爲堂上　許之公之治圻也以厲風敎修廢墜爲
先務建圃隱書院于龍仁事聞　賜額曰忠烈重新崇
義殿請以其裔孫王鶚爲殿監修治水原竹山二山城
儲偫糧械爲緩急備明年秩滿遞爲知樞兼知實錄春
秋義禁府事會有無名子書泮宮廡壁暴當路隱惡權
臣遂起大獄死者甚衆賴公救解頗得全活嘗於三省
會中用滑稽語戲之權臣益怒　宣廟尋寄廣詢理官公

極言寃狀遂盡釋之日本人求和縳送死囚妄稱壬辰
犯 陵賊柳永慶將告 廟陳賀公上劄論其不可辭
遞禁府捴管丁未兼知春秋館事復拜戶曹判書戊申
二月 宣祖昇遐公例兼國葬都監提調公前後再長
戶曹皆遭大喪治具無闕人以是益服公通才移拜兵
曹判書光海初襲位過自危疑發兵衛宮城久而不罷
將士暴露甚苦人莫敢言公爲啓罷之亂後軍功輸粟
人等國家無甚酬報而勒令輪回上番謂之一朔禁軍
人皆稱寃公又啓請罷遣第令有事則赴防而已內三
廳參下官積滯不遷請加設訓鍊主簿以廣陞遷兼世

子右賓客同知經筵成均館事又兼宣惠廳堂上內醫院提調撰進　宣祖行狀加正憲階大行發引時所用軍丁六千餘名例當徵發諸道公啓請以五部坊民調用之遂爲定式華使熊化至公爲館伴熊公得公詩稱賞不已書示譯官曰字字唐人魄每日請公以便服入讌言語書牘必稱先生臨別戀戀出涕因請公序皇華集太監劉用繼至户判金公睟爲館伴大臣啓請以公兼之劉使在途誅求無藝將無以應之或謂宜括民間所貯且發倉貿金以待之公獨進言曰方今旱災極酷民將塡壑廟堂宜先講究荒政接待詔使不足深憂也

人或不以爲然既而度支見銀未告竭而劉使亦飽去
矣公又請停濟州乾鰒之加貿者島民大蘇而用亦不
乏又兼兩館大提學 天使時調發外方人丁服役都
監者累千名馬亦以百數大爲民弊公在司馬建請量
宜收布以雇募內外皆以爲便而羨布尚有三千餘匹
遂用此重建兵曹以病告遞爲知樞兼帶仍故冬請暇
上冢還啓陳畿民飢困狀且曰移粟貸民本以救飢而
民未嘗沾實惠徒爲吏胥漁奪之資明年責償病民益
甚唯當盡蠲賦役以寬其力則民雖採食草木亦可自
活請以賑恤米穀代充宣惠廳用度盡減畿民今秋來

春應納收米民之受賜大矣從之兼實錄廳堂上復拜禮曹判書啓請中外所報孝子節婦悉行旌表又請魯山君及夫人墳墓所在更加封植增置守塚人戶別建祠宇每年降香以時祭祀自兵燹後京中只建中西二學公又請悉復四學如舊制庚戌　宣祖躋祔公請依故事加上　懿仁王后徽號又言祔廟後例有耆老儒生歌謠此係彌文況餘哀未盡不必盡行光海不悅命只行獻軸停結綵等事又言該曹典故文籍經亂蕩盡每遇變禮無可考據請就各朝實錄中分吉凶軍賓嘉凡儀註節目可據事例抄爲一書以便考閱皆從之光

海將追尊私親命儒臣博考古典儒臣引皇朝孝宗追
尊紀太后奉以別廟事以啓事下禮官公言考仲子之
宮歸成風之襚皆見譏春秋而漢唐以下追尊之舉違
聖人禮制皆不足法況 懿仁王后無子取殿下爲嗣
則於私親當有降殺之節 皇朝孝宗追尊生母別祀
於奉慈殿此正時王之制似當據以爲議唯其位號上
並母后則必貽貳尊之嫌本朝 母妃生時稱妃既沒
稱后之與妃等級稍別今宜追尊爲妃別廟享祀光
海曰祔廟如難輕議徐俟後日今上以后號建別廟進
冊寶備儀封陵公再啓請議大臣領相李公德馨議曰

該曹議是光海曰別廟享之已有差別只上妃號甚爲欠缺后號之上斷不可已更爲講定公三啓循執前議光海不聽公遂辭職亦不許四啓又力言不可光海曰後世雖有峻議予自當之其誰曰大臣有司莫有言者宜急議上翌日朝講公入侍又極言之光海終不聽奉慈殿祭禮命悉依 太廟公又啓言別廟祭禮當用時膳不可用 太廟牲牢凡八啓乃許之光海欲親祭私廟公啓曰神主未及改題而先行親祭事甚不便請俟別廟奉安後行之光海初不許三啓乃從之儒生疏請以五賢臣從祀文廟久不允公於筵中力申其請事乃

克舉士論多之進階崇政大夫拜吏曹判書辛亥鄭仁弘上劄詆文元文純兩先正太學諸生削仁弘名青衿錄中光海大怒命倡議儒生削籍禁錮太學生聞命捲堂而去公詣闕陳啓光海爲寢削錮之命惟罷掌務官遞大司成公又上疏爭之請同被罪譴不許公之在銓也援淹滯抑私倖光海既不悅而郎官欲以匪人擬銓望公持不肯益爲時輩所忌遂力辭得遞爲知樞復拜禮判請立崇仁殿于平壤以祀箕子以其後鮮于寔爲殿監主其祀如崇義殿事例光海從之命公撰文勒碑術士李懿信上疏請遷都交河事下禮曹公覆啓駁之

辭甚正光海大怒然事竟不行癸丑獄起公亦被誣逮置對訖光海慰遣之公既出上疏自劾章六上光海優答不許獄既成命公製進告　廟文有自圖富貴稚弟何知之語光海命改之又命添入詛呪事公又有出於亂招之語又命改亂字延興既賜死朝廷議　大妃服喪與否公曰父子大倫天地常經　大妃安得不服喪大臣遂用此議進素服素膳翌日公以內局提調詣闕謂副提調鄭公曄曰今日安可無慰問　慈殿之禮遂請　大妃殿問起居爾瞻輩以公前撰告廟文詞意不避及　大妃服喪內局問安等事為罪案論啓請罷光

海不許只遆禮判尋又盡遆兼帶至乙卯又遆知樞經筵差辨誣陳奏上使拜刑曹判書兩司論啓請罷光海終不許公屢辭乃得遆又拜户曹判書公懇辭不許啓請省浮費停土木皆不省丙辰差冠服奏請使赴京師丁巳八月復命拜判中樞進階輔國公在燕時得疾幾殆及還遂稱病篤杜門謝客自癸丑後羣兇謀廢 大妃鄭造尹訒首發其議幽之西宮錮塞門户危辱萬狀前歲嘗大旱用故事閉南門公與鄭公曄同詣西宮謝西樞新命見宮門牢鎖草沒中庭二公相對掩泣曰不用閉開門第開閉門則天乃雨爾瞻聞其語將起大獄

或解之曰此詠諧語不必究爾瞻怒曰詠諧亦泣耶然
因是事亦得已時危機日急公知禍作不久扶病訪鰲
城李公於東郊與之訣别有斜陽數行淚立馬　穆陵
村之句聞者悲之兇徒相繼投疏請廢　大妃光海下
其疏令廷臣議公以病不赴光海令在家獻議公草議
將進會有無賴子疏詆公以不赴庭議請先誅竄公遂
自陳儒疏方請誅竄席藁俟鈇鉞不敢獻議戊午春相
孝純率百僚伏閤請廢　母公稱病不與兩司合啓請
遠竄公出江上待命事久不決己未冬　皇朝疑我有
監護之議光海憂之將遣使自辨下敎曰辨誣必須華

國手李某可差陳奏上使遂起家爲判中樞公屢疏懇
辭不許引見錫賚慰諭甚備庚申夏至京師使事得竣
會 神宗皇帝崩公呈文禮部乞參百官入臨之列閣
部諸官嘉其意許之工部製給衰服有不中度者公又
呈文請改遂隨班行成服禮又詣文華殿參勸進 皇
太子又參進香祭 新皇帝登極參賀班皆非外國使
臣所當得也公在燕京左諭德汪煇因人請見公家集
公辭不獲錄示朝天紀行詩百餘篇汪公大喜自爲序
付書肆剞劂及公使還權奸嗾臺官劾公曾爲西宮不
參庭請又奉使京師刋布私書播國陰事請拿鞫光海

峻却之促公奉勑而來辛酉拜工曹判書又兼藝文館
提學是時朴承宗與爾瞻交惡欲藉公重名以傾爾瞻
爾瞻益怒又嗾兩司以前西宮事劾公請絶島安置啓
入留中監軍御史梁之垣来備局言儐接之才無踰李
某者方被重劾不敢請光海即下敎峻責兩司令亟停
論以公爲接伴使公辭不許遂行監軍待公以殊禮及
西還欲久留安州敬公者交官尊移書朝廷請令公先
歸公留寧邉候旨時有孫閣老東来之報乃以公爲孫
閣老接伴使孫不果来公乃還時靖 社密謀已定事
頗泄兩司託宅事論首事諸人禍且不測公爲見柳希

奮以雅辭解之竟得無宅癸亥三月　今上反正公聞報審悉然後入朝昌德宮　上命公詣慶運宮奉請大妃復位以公爲禮曹判書兼知　經筵判義禁府事嘗於筵中論成渾被誣請復官又請褒贈李珥皆從之將議私廟典禮公言　殿下旣繼　宣祖之統其於本生封號自有　先朝故事唯其屬稱未有明據盖　殿下以孫繼　祖而考位闕焉正統固不可紊天倫亦不可闕今若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立支子以主其祀祀典封號一依德興故事則重宗統報本生之道似爲兩盡首相李公元翼以下皆以公議爲是

上從之命選　元子輔養官公與吳公允謙鄭公曄鄭公經世金公長生同膺選　大妃下教數光海罪惡命奏　天子請誅之李相元翼以問公公與李公及申公欽請對陳其不可　大妃意稍解光海夫人柳氏卒請遣禮官治喪用王子禮葬之曺植書院爾瞻輩所建也爲人撤毁祠版狼籍請令所在禁之論者是之　元子年踰十歲請早行冊禮而先加元服甲子李适反臨津不守　上將南狩公請固守京城以待勤王之師羣議以爲不可遂决計幸公山公扈　駕至水原請下書八路曉諭逆順賊旣授首　上還都公先奉廟主入京乙

丑兼　世子右賓客　世子加元服公爲之賛陞拜議
政府左賛成兼　世子貳師太監王敏政胡良輔來頒
詔公爲館伴將行虎牌爲號牌廳堂上啓運別宮之喪
公又以判中樞兼禮曹判書議喪葬節文每當隆殺之
節必斤斤致謹焉　聖教嚴峻命推考禮官公惶恐上
疏辭職　上優批不許姜王二　詔使之來公又爲館
伴　詔使送帖有飽聞聲華之語又拜左賛成兼禮判
如故丁卯奴賊入寇移拜兼兵曹判書公辭　上曰國
事至此非卿不可當此任扈　駕入江都和事且成虜
遣劉海來定盟約公承　命接待金户判藎國及維爲

之貳劉海初言當絕 天朝公據大義痛斥之海頗以
虛辭恐喝久之忽拱手曰素聞朝鮮禮義名今聽諸公
語果然國危如此猶守忠信不肯變節誠可敬也遂不
復相逼劉海索歲幣馬牛甚多公又力爭不許只許若
干土物爲犒賞資海又欲於會盟日 上親莅盟壇公
又請以死爭之海亦不復强也後海歸 天朝每稱我國
忠義云公在 行朝建請諸道置營將使管束伍操鍊
有事則各領所部赴敵劉海又來 上命公往諭海令
亟撤義州留兵未幾虜兵果撤去戊辰二月擢拜議政
府右議政屢辭皆 優旨不允公在相位屢言綜覈務

實及明教化正風俗崇儒術養賢才之道倭使玄方智
廣等來請上京公上劄言狡夷所言不可盡許今宜以
特召爲名只令玄方等上來餘人依例留釜山接待之
嘗侍 講筵請優禮召致金長生張顯光等追贈成渾
以示崇奬之意又言 殿下頗有輕視羣下好作聰明
之病 上嘉納之相臣有言羅萬甲金堉專擅朋比
上命大臣議其罪公與首相言唯當鎭定之不宜遽施罪
譴 上不聽命萬甲遠竄金堉下獄公與首相詣闕待
罪 上卽引見命萬甲減配中道金堉門外黜送公又
與首相上劄辭職不許庚午春請暇焚黃先墓 命賜

奠床食物　恩數甚優劉興治擅殺島帥陳繼盛朝廷議舉兵擊之公言不禀　朝命徑行誅討非外藩體及入對又力陳不當擊　上入前說不從兵旣進興治已去或言當剿島中老弱公又論其不可竟罷兵追崇議起玉堂進劄忤　旨上命拿問李行遠等竄趙絅公上劄極諫　上皆釋之辛未夏大旱　上命審寃抑恤貧乏甄賢能以謝天灾因　命宥玉堂五儒臣停追崇奏請之擧公因上劄請虛己聽言優待耆宿疏釋罪累又自陳衰疾乞免相職　上優答不允秋有風雷之變公與首相上劄自劾請寢拜　陵　上卽命停行公前後

論大禮或面陳或以啓劄言甚明切毎有讜何横及公
未嘗不諫諫不納輒乞去職壬申進拜左議政兼 世
子傅 上命有司亟擧追崇之禮公與首相聯名上劄
屢諫皆 不從臺官朴東善權濤論 徽號增减事
上怒命權濤拿問朴東善削奪官職公又上劄諫六月
大王大妃昇遐公爲摠護使 梓宮至山陵公有疾不
克行事至冬引疾呈告凡二十上始許遞判西樞甲戌
進文康公所撰大學行義輯略因上劄引書中所論崇
敬畏戒逸欲嚴内治察民情四條以陳戒焉 上嘉納
賜毛褥秋有 元宗祔 廟之命三司爭之强 上震

怒言官相繼坐黜竄者十餘人公輒上劄諫皆　不聽
乙亥四月病篤　上遣内醫視疾藥物交途　王世子
亦遣宮官問病是月二十九日卒于正寢訃聞　上震
悼輟朝進素膳三日近臣致吊　賜祭賻如禮　王世
子率宮官舉哀進素膳七日吊賻有加越八日親臨哭
吊館學儒生百七十餘人相率來吊嗚呼豈所謂生榮
死哀者非耶公生稟秀異之資德性和厚風度清爽與
人語和氣盎然無纖毫矜持至當是非去就之際未嘗
有所枉屈鄭文翼公曄論當世人物輒稱公曰和中有
確世罕其比尤篤於孝友壬辰之難公奉三登公赴行

在至楊州遇賊匿山谷中三登公不食數日公涕泣出山求食時賊鋒充斥人烟斷絶公彷徨無所之忽見一老人坐巖上前置一簞飯公就拜乞焉其人擧簞與之公辭其半其人曰歸作數日供可也不顧而去有姊在高陽不知存沒公往省之至城山遇賊幾死飛丸三及身而皆不中傷唯穿穴衣袴而已竟省姊而還京畿監司沈岱軍渡波渡三登公瘦䂸欲留一夕公見沈無備知必敗立催發行數里而賊襲沈壘屠殺殆盡其阽危幸免如是者甚多每遇先忌雖隆寒不廢澡浴至老亦然朔望之祭雖病必躬五代祖墓在樓院香火久不擧

公爲之祭式子孫輪行文康公舊基未有祠宇公爲重建以畀主祀者與寡姊居比舍未嘗一日不見收恤内外宗族曲有恩意賑貧救乏常如不及窮鄉疎屬歸之如家其忠君憂國出於至誠常曰吾於家事甚濶疎不以經意至當國事雖微細不敢忽凡有施設料理夜卧必森羅目前聞朝家有過舉憂形於色見有美政盛事或登對聞 上教當理出必喜以誇語子弟當官莅職常持大體見人過誤專務覆蓋讞獄必主平反求其生道生平不問家有無未嘗營置田園增修垣屋 王世子臨喪還謂講官曰位卿相數十年居第隘陋如此其

廉儉可貴云公受知 宣廟恩遇之隆逈出今古中遘否運雖慍于羣小而操履貞固譽望益盛晩際聖明遂膺大拜倚毗深重終始無替公立朝四十六年遍歷六卿而九長春官再秉文衡禮樂儀章多所考定高文大冊事大交隣詞命出於公手者皆鴻菀可觀其赴京師儐華使者各四艱危之際周旋應對竭慮盡誠紓國難雪國誣增國家之光華者赫赫在人耳目故雖當昏朝奸讒齮齕必欲致之死地每値國有憂虞事關中朝者不得不擧公以應之以故屢廢屢起終得免於奇禍公於學問未嘗規規於章句講說而樂善好德誠意藹然

有可以爲斯文地者輙自盡其心力其見於文字事爲
者可考而知也其文章天才絶人贍敏暢達絶無艱辛
滯澁之態　宣廟最悅公文謂一時名能文詞者皐出
公下初以辨誣奏見稱於中朝東征諸將見其奏者每
對　上必稱好文章曾詡者我人也漂到江浙還亦言
南方士子多傳誦者今歲賀節使臣還自燕京亦言王
田有儒生出示公奏本寧遠寺僧亦誦公所贈詩問月
沙亡恙否嘗撰楊御史碑楊得墨本大喜衆中誇示曰
朝鮮李尚書文也汪學士煇既得公詩鋟行署丞葉世
賢當奉使滇南以其板本自隨曰當廣布江南以爲鄕

里榮耀公嘗赴燕鎭江守將丘坦聞公至出候道左設
綵棚供帳以迎熊御史化請公宴于其第執禮甚恭其
爲華人所敬慕如此所著詩文集二十五卷又有書筵
講議一卷大學講語一卷藏于家夫人權氏禮曹判書
克智之女有二男二女男曰明漢成均館大司成曰昭
漢兵曹參知公早得重名業已流聞華夏國中之人無
問識不識下至童孺婦女輿儓芻牧每稱公必曰月沙
而不名其文章政術德望之盛載於國史誦於萬口非
可誣也謹採摭其表著者參以家狀論述如右云

月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三

月沙先生集附錄卷之四

墓誌　　　　德水李　植撰

崇禎八年乙亥正月判中樞府事原任議政府右議政月沙李相公寢疾于漢京城東里第　上遣內醫不離診視　王世子續遣宮官候問越四月戊申公卒　上震悼輟朝素膳三日　王世子爲擧哀素膳七日　兩宮皆再遣近臣吊慰錫賵越五月某甲　王世子親臨哭吊臨靷　兩宮遣官致祭如儀越六月某日某甲葬于龍仁縣某山之先壠是日　命下贈諡文忠卽墓幄祭告崇終之典備矣越二年丁丑正月某甲配貞敬夫

人權氏卒于喬桐旅次諸孤以公初墳地有後虞改卜于加平郡某山坐某之原某年月日某甲幷遷公柩同窆以葬淸陰公已撰墓銘而谿谷張相有狀諸孤復以隧道誌文屬諸不佞植而其所取之不專爲文詞則義固不敢辭也謹按公諱廷龜字聖徵月沙其號也李氏自唐中郎將茂從蘇定方東來留仕新羅肇籍延安後分爲三宗世擅名位在我朝有諱石亨號樗軒勳封府院君謚文康公於公爲高祖曾祖諱渾司憲府掌令贈吏曹判書祖諱順長不仕以耆老恩爵秩嘉善　贈領議政考諱啓早有文名不利公車官終三登縣令

贈領議政妣光州金氏縣監彪之女也嘉靖甲子十月初八日丁丑生公于青坡里將産有虎伏戶外家人驚避訖誕忽不見公生而俊偉初學語弁曉文字六七歲作詩句甚警奇自獻同閈與遊嘗贈以錦帶不受長者詰其由答云奇帶何可受也盖已瞯其爲人矣十歲學通經傳子史一再過目輒不忘尤好昌黎詩文次南山詩擬原道文傳於朝中稱以神童甲戌丁金夫人憂執感如成人柴毁僅甦而猶不廢學學益進十四歲陞補試中乙酉進士庚寅文科權知承文院正字薦入翰林時議方抉摘士類洪汝諄等謂公會在泮撰請留成牛

溪疏指爲黨人論劾削薦壬辰變作公攝事變注書
上引見備局諸臣論議紛沓公紀載如流一字不錯
宣廟始器異之會外舅權判書㬢卒無子公獨莅喪倉
卒出殯而翌日 大駕西出公不及扈從奉三登公追
赴 行在過成川謁 王世子被留爲侍講院說書癸
巳春從迎 大駕于定州復薦爲藝文館檢閱兼史職
如例 宣廟特命還除春坊重輔導也經略宋應昌請
與我國儒臣講學公與黃文敏公應選就幕宋主陸學
而以大學講義公推演朱子說著數十篇宋大加稱賞
曰各尊所聞無傷也將歸與御史周維翰特請兩公設

宴慰勉而去陞拜司書歷遷兵曹佐郎成均典籍轉吏曹佐郎司天使之來遠接使再辟從事朝廷以公主管槐院文書且解華語當供奉 御前特請留之未幾三登公卒于官公奔省不及返葬守墓哀苦成疾服闋忌公者復當路左授禮曹正郎搴其清望累遷兵工曹正郎直講等官皆以疾不就丁酉始拜兵曹之 命兼承文校理漢學教授經理楊鎬到平壤招户兵長官且問戎備形止大臣特差公齎咨專對中道接應偕來旋被辟爲都督接伴從事行至湖南槐院復請召還自是專任撰述陞拜司藝兼弼善一日梁按察猝詰 關譯官

不及偕公自直舍入侍應對甚辯按察大喜　上曰不
謂李某多材如此　命超陞掌樂院正轉司憲府執義
擢拜同副承旨遷兵曹叅知兼承文院副提調時天兵
大舉將幕塡城公方幹曹務不時侍譯而衙門徃復咨
揭皆倚馬立草　上輒稱善賞賜錦段或　命別寫一
本入內大臣請兼備邊司副提調預知　廟議公雖不
容於時議特以才諝自奮際遇　君上一時材臣無出
其右或數日病告　上卽問某安在眷注隆重媢忌之
徒亦不能基間俄有丁應泰誣奏　宣廟席藁待罪舉
國震怖將遣使辨理先　命詞臣各撰奏文　上擇用

公製公據丁奏逐節剖析惟宗號一款首實不諱大略
云自前代有此謬例臣子沿襲不改以此受罪死無所
辭柳相成龍見之曰此語有若招服恐或不測公曰此
事已露不可重爲欺罔柳相不以爲然廷議久不決
上手教曰君臣猶父子也安有可諱以此受罪予所甘
心衆議乃定陳奏上使李相恒福欲更擇副使 上復
教曰今之善爲辭令莫如李某觀其奏文寫出肝肺醞
藉典重爲人亦有計算可陞秩爲副但其人多病萬里
之行可問也卽擢工曹叅判公辭以驟陞不許明年至
燕上奏編詰各衙門具文呈辨凡三十九通皆公筆也

帝下廷臣雜議諸臣讀奏嘖嘖稱讚至宗號事禮官問
果有此耶對曰誠有之不敢諱也禮官曰爾國不諱此
事定知他語無所欺也由是廷議無異辭覆題伸理有
該國奏本明白洞快令人涕下等語 天子直之應奏
遂以罪去禮部移咨慰諭復命進階嘉義 賜奴婢田
結由此聲名益振北界野人數盜邊朝議將舉兵討定
公方兼備局有司堂上上劄論其非計 宣廟褒答曰
料敵勝負如指諸掌模寫時勢極言人所惡聞此又人
所難能也兵竟不出轉戶曹叅判 特旨兼藝文提學
庚子同知義禁尋擢陞戶曹判書懇辭得遞會 懿仁

王后薨大臣特　啓仍授兼提調殯葬都監時大兵纔
罷國容草創宮府無宿帑而殯斂百具皆責度支公隨
時辦應如宿儲然市民亦使之無知　經筵轉禮曹判
書　大行上陵翌日當葬夜靈幄殿火奉移　梓宮大
衆譟而聚天黒人亂公令曰諸執役人各執其物以避
火胥吾後令衆乃肅詰朝點按一無虧欠即請設奠慰
安用初卜時下玄宮如儀公又言火變不幸而儀物幸
完請六卿三司審視而後封隧衆從之卒事無後言大
臣以下咸服其處變神速無右賓客校正廳堂上尋擢
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詔使顧崔

之来公為遠接使轉左叅賛辭朝日 上引見慰勉親
脫所御貂帽賜之公卽 榻前跪受 御汗猶濕至彎上
等候逾歲鄭仁弘誣論成牛溪仍網打搢紳公不自安
乞解而歸累辭清要文衡 經筵賓客諸兼職以次遆
免未幾復兼賓客都揔管又拜禮判獻議更定 孝敬
殿祭禮改鄭圃隱祭文不稱名皆從之又請立魯山燕
山後議格不行遞授西樞甲辰正月因天變上劄萬餘
言俄以 世子策封奏請使朝燕既還柄臣忌公尚在
朝被遇摭拾行中微事按劾請罷 上不許遂求外補
乙巳出巡察京圻時設纂集廳廳議以公不可不預請

破例同祭許之其治圻也勵風教修祀典改建崇義殿請以王氏後立監主祀築水原竹山二城儲偫粮械以備不虞秩滿西授兼春秋義禁會有泮宮匿名書獄寃陷者衆公面對力救滯囚盡釋又劄論倭國詐款縛送犯 陵賊二口此不可信又不宜告 廟陳賀由是柄臣大憾公即辭免無職丁未冬復兼春秋拜戶判明年宣廟上賓辦應踰前喪一事無闕移兵判光海方以京哨軍自衛宮城士卒怨苦公即請撤罷其他軍政便宜變通者至今遵行不廢復兼 經筵成均宣惠廳提調內醫提調熊天使之來公爲館伴熊使敬重公言必稱

先生評其詩云字字唐人魄臨別出涕請序皇華集以爲寶玩劉瑺以策勑繼至而貪賕無已　廟堂議括民傾庚以貿白金公已揣其所需限量曰無以爲也度支自當辦已而果然公前後館待全務減省賦役郎吏疑其太過而卒無乏其料量精審人所不及俄復兼大提學辭遆兵曹復爲禮判啓請旌表節義以示新政勸迪請修魯山及其夫人墓別建祠降香請抄出各朝實錄中五禮沿革節目爲一書以備叅攷庚戌　宣廟躋祔請依故事加上懿仁徽號又以四學未備請重建南東二學主皆從之惟　祔禮後歌謠盛擧公以爲此雖故

享事屬靡文請勿行主不悅只停結綵俄有追崇金嬪之命公獻議請只加妃號別廟以祀主必欲加后稱公前後入啓爭之不聽辭職又不許然頗採公議降殺祭儀自　先朝館學生請祀五賢文廟久未允是秋公入侍贊決盛典克舉士論多之進階崇政拜吏曹判書鄭仁弘疏詆晦陶兩賢大學生削仁弘姓名青衿錄中以示不齒主聞之大怒命錮倡議儒生公詣闕陳啓事得稍解公雖以宿望見用國論已乖朝僚皆匪人每注擬多抵梧力辭得遞復爲禮判請建崇仁殿于平壤以祀箕子以後裔鮮于氏立監主祀從之術士李懿信請建

都交河事下禮曹公駁議甚峻主大怒批旨加責然事竟不行癸丑大獄起公亦被誣逮問特批卽釋旣出上疏自劾主優答不聽獄成命公製進告　廟文文中指永昌爲稚弟以詛呪爲亂招主皆命改之延興之死公請于大臣告　大妃服喪如禮仍與內醫進慰問安是時獄禍滔天人莫敢一詞低昂公主用蒙特宥不憚周旋扶護　慈殿甚切李爾瞻等果大怒論劾請罷始遞禮判文衡諸兼職久之復爲戶判辭不許啓請省浮費停土木工役主不省旋復辭遞差冠服奏請使赴燕竣事復命進階輔國判中樞府引疾不出是時長秋錮門百

宫猶肅拜于外丁巳公始拜西樞之命與鄭公曄偕詣
西宮見土塡禁扃草沒輦道相視涕泫時以久旱閉南
門以禳之公曰不用閉開門但開閉門則天乃雨爾瞻
聞之大怒欲上聞究治賴賓客居間得解自是兇議日
熾公知禍作不久以死自誓往見鰲相於東郊與之訣
別冬大論遂發爾瞻等嗾無賴子投疏扇動主下廷臣
議公稱病不赴主又命在家獻議公草議將上而兇疏
已上劾公不赴堂獻議請先竄誅公引罪待命議不果
上於是大臣劫百僚請廢　大妃逾月乃許而公終始
不與兩司論以遠竄主以廢論有未盡且停決遣公等

數人公待罪江上逾年而西事作　皇朝疑我通虜將遣使監臨　廟堂議遣陳奏使伸卞而難其人特起公爲上使復判中樞公辭不許庚申到燕事竣　皇勑特降會　神宗皇帝崩公呈文禮部乞叅臨　闕庭二部分給衰服制不中度並請改造閣部官皆稱其知禮左諭德汪煇聞公名請見詩文公重其意以朝天紀行詩一卷示之汪公大激賞自爲序文付肆印行及還爾瞻執此爲咎臺諫並擧不叅庭請之罪誣以播國陰事啓請拿鞫主以峻辭却之俄拜工曹判書朴承宗欲藉公重名以軋爾瞻文柄薦公兼藝文提學勾管文書爾瞻

益怒臺劾復發至請安置絶島主留啓不下者久之會
梁監軍來備局欲以公接伴而以方被論難之主特批
旨切責兩司其論遂停卽以充使屢辭不許監軍待以
殊禮旣西陽復聞孫閣老來仍充接伴孫竟不至乃還
朝癸亥反正大將以　上意招公公初不應聞報審悉
然後入闕承命奏請　大妃正御策　上卽位時公卿
竄伏舊臣在外朝議國憲皆取公指撝方成朝廷焉拜
禮判知經筵禁府議崇奉　章陵典禮公獻議大略云
當宁以孫繼祖考位闕焉宗統固不可紊人倫亦不可
闕若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立支子以主

其祀祀典封號一依德興故事則重宗統報本生之道
斯爲兩盡此公主意定論也大臣皆以公議爲得中故
上從之元子就學公爲輔養官　大妃下教數光海罪
惡欲奏天朝誅之公與相臣請對陳其不可乃止光海
夫人卒請薨以王子夫人禮公自莅喪成禮朝廷宜之
甲子李适叛臨津失守　上將南狩公力爭請固守京
城而諸大將不從　駕次水原公請下教八道以曉逆
順公雖不預兵事顚沛之際詞氣不懾論議偉然行中
咸屬望倚賴乙丑兼左賓客　世子行冠禮公爲之贊
陞拜左贊成兼　世子貳師王胡兩璫以策命至公又

爲館伴事訖無號牌廳堂上　仁獻之喪復無禮判每
於隆殺之節斤斤致謹數被　責旨惶恐辭免　上不
許姜王兩　詔使來又爲館伴兩使稔公名歡然相接
復以贊成兼禮判丁卯虜變卒悉公代張公晩兼兵判
辭又不許數日西路大潰　駕幸江都虜使劉海來議
和公與金公藎國張公維館待往復首以大義斥其絶
天朝之說又不許與　上莅盟所求犒幣甚巨亦牢拒
不聽只許若干土物虜皆曲從退去其後海歸順中朝
極言我國臨亂守義狀而稱公才德焉虜兵既撤公建
議以爲前者各道哨軍守令領之臨亂團結將不知兵

潰散之患職由於此請置營將專管習操聞變卽發從之自此束伍頗整頓有緒戊辰七月擢拜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壬申進拜左議政加 世子傅 仁穆之喪爲摠護使因勞成疾至冬加劇章二十上乃遞判中樞公之入相國已揘抗雖日不暇給而訏謨陳戒必以敎化正俗崇儒育材爲主持大體務實效不事細察惟大議論大處置確然持正不撓嘗諫 上以輕視臣下好作聰明啓沃剴切 上虛懷開納嘗請優禮儒賢金長生張顯光等追贈成渾職以示矜式 上皆納之近臣羅萬甲等以黨比

被譴公再三論救得末減其罪　追崇祔廟之議纔起
歷年未定公輒以初議反覆論正臺閣諸臣前後以爭
論得罪者甚衆公皆極言伸救疏辭懇惻詳盡　上雖
未即允亦不以忤諸人後皆復用不廢己巳夏倭使玄
昉到境上請上京白事朝廷拒之無辭許之恐後爲例
公請以特召爲名只致昉等于京邸餘衆留館釜山如
故昉不敢加請後亦無他甲戌進文康公所著大學衍
義輯略因剌書中所論崇敬畏戒逸欲嚴內治察民情
四條以陳戒焉　上嘉納優奬賜以毛褥公病在西樞
三年孜孜獻替不以病劣而少弛　上亦眷念不衰朝

野感嘆其再入而竟不起春秋七十二上自公卿下至
士庶無不出涕嗟悼數日間來吊者數千人公氣宇弘
遠風度英爽平生處心行事光明正大無纖毫矜飾而
一主於忠信故其發爲文章施爲政事者人皆仰之如
視其人篤于內行孝友因心慎終追遠情禮俱至壬辰
西赴爲賊所阻三登公累日飢困公冒危出山泣涕求
食忽遇一老人盡以所持簞食畀之曰歸作數日供可
也仍不顧而去有姊在高陽初不知存歿公間道尋踪
遇賊格射同行皆死而公獨跳脫銃丸三及身而不中
竟省姊而還人以爲神明所相每當祭祀雖老不廢澡

浴先世墳塋雖遠必修定祭式率宗人行之文康世嫡
貧不具禮公即其舊基建祠以與之敦恤親戚周給惸
寡如恐不及雖窮鄉疎族恃爲依庇居官莅下專務掩
覆小過而姦僞無所容讞議常欲平反而未嘗戾於法
意蓋其準則素定也雖好禮尚文而志本簡儉居家不
問有無自少不營庄宅　世子臨喪還謂講官曰位卿
相四十年居第湫陋廉儉足尚也公之入官當國家屯
難之始歷事三朝四十六年之間世益多故而公不避
艱險鞠躬盡瘁功勞茂著名節昭彰雖觸讒履危瀕於
死地而國有大事朝議必起公以應之公亦坦懷委順

不激不隨故卒免於奇禍公嘗曰吾於家事甚踈濶至
當國事雖微必察夜卧料理森然在目其憂國愛君之
誠老而彌篤其於國政得失欣戚動于色辭不啻自其
口出焉抑公之德渾材美文武惟所用而其受委當事
偏於使价辭令尤長春官再主文柄王言國書大製作
皆出公手其解紛釋難功固大矣如使盡展所蘊經濟
一世其尊主庇民之效寧獨止於是耶公之學本於經
書尤慱於禮文典故其爲文理勝辭達如雲行水逝不
假繩削而燦然成章非但國內膾炙中朝士大夫亦傳
誦廣布月沙之號海內皆聞盛矣哉所著詩文二十五

編講義日錄等書數千卷餘皆散佚不收權夫人郎判
書公諱克智出生隆慶己巳三月十三歸于公與公偕
老壽六十九有二男二女男明漢大司憲昭漢兵曹叅
知女適叅判洪霙次適舉人鄭玄源大憲四男一女男
長一相前弘文校理次嘉相登文科未唱名而遇害次
萬相端相女幼叅知有四男女男長殷相次弘相進士
次有相翊相女幷幼洪叅判有五男長柱元永安尉尚
貞明公主次柱後進士次柱臣柱韓柱國女婿舉人李
俊耇進士李時術舉人李恒鎮鄭玄源有三男幼夫人
自幼貞順勤敏不煩姆教而女德夙就組紃之暇無通

女訓內則等書卽終身服膺公安於清約而夫人力貧
持家仰事俯育供祭祀餉賓客一徇公意內外歡翕未
嘗告罄公出入顯要而梱防截然干請不敢入門夫人
實有助焉公晩而多病夫人躬侍湯劑晨夕扶掖不以
委婢使盖至性素習然也嘗於壬辰避亂山谷誤聞賊
逼自墮於千仞絶壁幸衣掛側生樛枝得救出焉江都
之陷不及航海天幸得全聞緖知夫人及嘉相殉節哭
且自解曰死無所愧何恨焉噫夫人之德宜配君子而
公之身教先施於家宜夫並美匹休餘慶未艾也銘曰
粤我　宣祖運遘艱偟羣材並騖大業重光猗歟文忠

倬彼周行玊非求售鋒自脫頴始躡華塗獨膺辯命敷
奏帝庭快釋邦誣迺命秩宗亦慭　廟謨乃典文盟式
刑多士四十年間或儐或使不惟其文旣材且智惟忠
與信焉往不得度支司馬率當艱棘人皆惕惕我無盤
錯暨丁昏虐克樹倫彛兇彊所仇善良所毗有擠坑穽
或置床褥晩遭昌期終陟匀軸孜孜讜議眷眷維匡天
之方蹶事有難平不賴君子孰扶厥傾宏撫未展暮途
斯促喬峯霣岳巨艎辭瀆不泯者迹可久者名斯言非
諛敢告幽冥

月沙先生集附錄卷之四

月沙先生集附錄卷之五

碑銘

安東金尙憲撰

萬曆戊戌海冦再逞　神宗皇帝再遣文武大臣征之功未半中讒師衆震驚　國家被巉萃渙之幾視始難尤難我　宣祖拔用延安李公自下大夫進卿亞副大臣馳奏之奏實公所撰也奏入　天子釋然下明旨讒人以黜師衆以安邦誣以雪恢復之業益固且光矣於是延安公之名聞天下一時士望與　上之寵異之者葢無與兩旣卒　賜謚文忠君子謂鄉使讒說得行則皇朝拯濟之恩不終　國家亡所賴夫安得有今日昔

禦侮奔奏並興周家儒雅文字之力可以捍汗馬折首之功云謹按公諱廷龜字聖徵自號月沙其先有中郎將茂者唐高宗朝從蘇定方平百濟留仕新羅貫盐城盐城後改延安子孫遂爲延安人後世爲監正判書者累累有焉至 本朝文康公石亨以文章致身歷事四朝官至府院君世稱三魁李公於公爲高祖傳子渾司憲府掌令 贈吏曹判書傳子順長不仕用壽階二品及公之考縣令公俱 贈領議政夫人如其爵三世推恩皆由公貴縣令諱啓蕃執善古文辭薦公車屢冠多士卒不偶仕終三登縣令有賢配縣監光州金彪女

嘉靖甲子生公 如神駒墮地有千里姿學語便識文字
六歲能屬辭每一篇出傳誦驚人稱爲神童稍長泛濫
百家過目成誦天得之才與日而化十一遭金夫人憂
毁幾不全猶不廢佔畢服除陞補國學所試奕奕詞藝
素專場者遇之皆自廢乙酉中司馬庚寅擢文科議政
公撫曰吾結髮受書自謂一第不足取然困躓至此今
汝能伸吾志吾復何恨光大先業是汝之責也遂不復
就功令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薦入史館公先在太
學與諸生請留成牛溪先生章出公手當路嗛未發至
是論削其薦並及薦公者壬辰夏日本入冦 上召公

卿計邊事以假注書入　侍公英姿秀出　上固已目
屬之記注之際鳴毫颯颯敏捷可觀　上奇之從沓案
上數數下視　御研墜落墨漬公衣促命中涓拂拭人
爲公榮之冠深　上西幸公適有喪未殮追赴　行在
到成川拜侍講院說書明年從世子入　大朝復爲史
官　上急冑從命還之亡何宋經略應昌來駐定州欲
資講學請見文學之士公與黃文敏愼應選講大學章
句經略推鵝湖不許沿襲洛閩公爲著說力辨同異多
所發明大被賞譽剞劂而行之已經略大會諸將蟒玉
相錯亡敢闖門而與巡按御史獨引二公進之慰奬甚

勤見者無不嘖嘖豔稱陞司書改兵曹佐郎又改吏曹
屢辟遠接使從事以治文書善華語不許使外其年冬
議政公卒于官公聞病硯倍道疾趍至半計至墜馬絕
而復蘇徒步奔喪明年歸葬龍仁三登吏民送喪者待
險遠五百餘里無一人後者終爲伐材立廬曰吾感遺
愛孝誠也服除已齊俳佪丙舍無仕宦意前後六遷皆
不赴丁酉始還京城復拜兵曹正郎兼承文院校理漢
學教授 帝命都御史楊鎬經理本國到平壤問軍兵
城池粮械令三曹判書來對 朝廷憂之以公饒才諝
授咨代往還以從事官隨麻提督南征至全州又以掌

文書召還大小機宜文字悉委之改成均館司藝兼官
如故又兼侍講院弼善嘗在直廬梁按察遽至闕下
上將出接舌官不備倉卒　宣公將命公不敢辭目擊
神會悟在言前竟席周旋無失色按察亟稱之既罷
上喜謂侍臣曰不意李某才至此也亡何　命陞準職
從郎資一日中超七階至三品蓋異數也還司憲府執
義權同副承旨上疏力辭　不許大臣破格請兼承文
院副提調闕王廟成　天將請　上同祭　駕辦始具
祭文　上不用當製詞臣而　命公製之公方以該房
掌飭鹵簿聞　命立就詞甚稱　旨即賜綵幣改兵曹

衆知自此 眷遇日渥每有賓禮公必在御前 天朝冠蓋塡館應接不勝其繁公入主應對出專辭命劬躬鉥心繼以日夜人所推辭者至公應之如流嘗移病數日上問李某何在 特賜廐馬馬飾以示褒美大臣又請兼備邊司副提調俾衆機務盖刱置以儲才臣盡公屢數人而已戊戌秋賛畫主事丁應泰誣奏楊御史爲修頌地 宣祖爲奏白之應泰恨我移仇又爲惡語誣奏多有不忍聞者 天子下其書中朝官襍議之虞在不測 上避殿席藁遴使籲寃特拜鰲城李公恒福爲右相充上使銓曹初以他重臣有名者爲价李公欲得

文苑第一流而難其人請以申公欽爲書狀　上下教
曰予觀李某長於辭命其文章蘊藉典重且有計慮亡
踰此人者李公白本欲上請以其官小故不敢於是陞
公嘉善大夫工曹參判代副使公上疏辭謝　上曰國
事甚急卿毋讓至京納奏又詣閣部省寺科道皆有奏
記三十九篇公悉爲之庭臣覆奏該國奏文明白洞快
讀之涕涔涔欲下得　旨應泰私忿妄許幾誤大事着
回籍聽勘該部移咨慰諭本國俾知朕終始字卹德意
復命　上大喜引見賜臧獲田租如功臣重加一階始
議奏辨選詞臣數人各撰奏以進　上竟用公文就應

泰所誣隨辨甚晳至廟號一款直云小邦自前世以來
國內臣民謬爲私尊沿襲未革事實妄作意非干犯首
相柳公成龍謂此大事誅責不小不可首實議有異同
上以爲君臣猶父子安有可諱遂定不改逮會議諸議
者讀奏至此相顧謂曰事君無隱眞禮義之邦也後天
將見 上皆擧奏本稱好文章海內遠近爭相傳以誦
云兼備邊司提調諫伐北胡所論鑿鑿中窾 上賜手
札稱其智出尋常料敵勝負如指掌下大臣議停之拜
戶曹參判 特授藝文館提學 上接見楊經理召公
備顧問仍 賜綵幣又兼同知義禁府事地部缺判書

命大臣會推被薦者數人　上意先已注公遂增秩長
度支公屢辭　許遞未得代會遇　王妃喪大臣以爲
此時非某不可請還度支兼提調　國葬都監國無贏
蓄事多趣辦公裁處得宜大事毋乏先是市法無藝暴
歛薄估下不堪命公請發諸司公帑先予後取吏猾胥
之弄奸者而親自揀閱一繩平準事集而省費人大悅
服無知經筵事移禮曹判書原兼　國葬提調亡改從
喪往　山陵是歲庚子十二月二十二日也葬時在翌
日寅正夜半　靈幄殿火侍衛壯士數人冒死奉椑以
出百官有司奔走喘息盡失其度公先令執事者各執

其物以避火後有罪一面遣郎官馳 啓與摠護使告
世子入臨趣搆祭文行慰安諸應行祭禮以次接行公
又慮事後有口請於大臣會六卿三司衆官閱視之大
小儀物亡遺鈌於是禮就玄宮漏尚下寅刻而未過正
矣是禮也雖蒙靈佑亦由公遇變弗迷臨事果敏之効
也 朝廷益推公爲通才不可及也 上一日御經筵
公入侍吾家伯衮仙源公時長諫垣極論宮禁 王子
等事 王色甚厲反以不前言折責之左右爲之縮頸
公從容規諷 上意稍解以是無他譴兼世子右賓客
承 命與諸儒臣證正經書諺解尋兼弘文館藝文館

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屢疏懇辭 優批不許 詔使顧天峻崔廷健來以公爲遠接使朝辭 上引見賜所御暖帽以賜之移拜議政府左參贊旣至龍灣 詔使久不來公以病屢辭改平壤迎慰使時醜正者教人投匿謀逐士類孽臣柳永慶乘時盜秉朝著大亂公還朝力辭解文衡又解賓客經筵久之還宗伯並還賓客摠管使關北行 園還道楓岳有父老數十越疆迎謁自言歙谷民相公在度支嘗活吾邑不敢忘德各奉酒叩謝然後去請立魯山燕山後議不行 上遇災求言公進封事飭邊備振紀綱結人心集羣策恢公道修實德萬

餘言無不切中時病以世子冊禮奏請使赴京還言路
受指倖相劾公擅增帶譯士　上亦疑之而示重公不
從然實由該司啓請得准非公擅增帶也公不自明乞
外出爲京畿觀察使視篆數月積案若洗劃俸繕崇義
殿求王氏後復奉其祀如故修竹州水原山城蓄軍實
以壯儲胥並爲記文母喪後觀時方設局纂東國詩文
君文敬根壽李延陵好閔主其事白上李某雖任藩寄
此局上不可無此人　許令往來參定傳爲詞苑盛事
秩滿知西樞兼知春秋義禁府事秋掌試發策取李慶
倬崔晛等三十三人時稱得士日本求通使縛送何人

指稱壬辰犯　陵賊以誑我倖相求媚　上自以爲功
請告廟百僚賀公劄論其不可益側目視且欲齮之公
盡解兼官杜門卽閑久之還知春秋復長度支明年戊
申　宣祖大行提調　國葬都監治事益練市民益便
之承命撰　大行行狀永慶敗移兵曹判書光海初立
內多疑忌宮城警衛久不解軍士暴露怨苦公陳啓卽
日罷遣復兼世子賓客同知經筵成均館事　山陵畢
進一階寧遠伯李成梁陰嗾我國欲踵漢四郡故事公
劄陳籌畫仍請固圉以備西虜皆見納　賜祭勑使熊
化來命公館伴相得甚驩每語必稱先生見公唱和詩

曰字字唐人魄臨別眷戀不舍以皇華集叙文見屬後
公朝京熊爲御史聞公至邀至其第禮甚備使事多有
所濟太監劉用來宣册禮使戶判金睟館待而以公之
練也命協伴任中貴素稱無底壑議行括民竭太倉米
預儲十萬金公言熊使垂橐以歸度支餘金亦足需應
方今久旱溝瘠在前宜先急荒政待 詔使不必過憂
人或不然竟如公言再兼文衡辭不許又辭政柄前後
至七告始遞乞暇上冢還陳救荒之要纖悉曲盡下所
司行之民受其賜以副捴裁修 宣祖實録復爲宗伯
光海欲追尊生毋金氏議舉典禮公以爲仲子成風之

事見譏春秋漢唐以下大抵不足法請遵 皇朝孝宗
追尊紀太后故事稱妃別廟光海必欲稱后使之覆議
領議政李德馨等皆曰宜從禮官議議至三四而公堅
持亡變光海不聽竟用后稱 宣祖祔廟公為禮儀使
上祧遷議公言餘哀未盡民生方惡請停歌謠結綵繁
文之事光海不悅半用半不用數更大禮用加崇政大
夫辭不許移吏曹判書裁抑僥冒銓選為清鄭仁弘上
劄詆晦齋退溪二先正大學諸生削仁弘名青衿錄光
海怒禁錮首事者諸生聞之捲堂以出公詣 闕論救
寢不遂止號祭酒罷館官公又請同譴不許時李爾瞻

始用事與仁弘相表裡結爲死黨首引其徒最悍鷙者
欲擬銓郎公徐之乃相與輩謀敲撼公力辭去位還宗
伯監修昌德宮工訖加一階術者李懿信上疏請遷都
交河事下禮曹都民驚惑洶洶公極言無故欲移國都
此襲妙清遺說實亡國之言亟斥妖言以正君心光海
大怒下教切責公再啓愈力會大臣議亦同事遂寢癸
丑歲奸臣爾瞻等誣死囚謀起大獄 先朝大臣名士
無能免者公與申公欽黃公愼等十餘人俱被逮光海
親問事雪卽釋國人初聞公等被逮皆曰豈其有此及
聞其出又皆曰天不可誣也至有上手下淚者公伏闕

自劾章六上溫旨慰遣國舅金悌男煞死朝廷疑　大
妃服喪公言父子之倫不可廢也進喪服時　大妃居
西内不行朝謁公獨以内醫提調率同僚奉慰奸黨請
加罪光海不許只遞宗伯移西樞公辭解文衘所有本
職無官次第祈免久之差辦誣奏請使仍授知樞陞刑
曹判書奸黨居言路又舉前事請罷不許公懇辭獲免
亡何用大臣薦復還度支公又辭不許黽勉出謝請省
浮費停土木報聞將設兩關罘罳計工治鑄期以歲年
需費甚鉅公以計市取義州界上徃反屢數月所省千
萬又發伏奸獲隱貨累百千擬代明年半租未幾公去

而竟歸乾沒聞者惜之又差冠服奏請使及行 中朝
鎭江守將丘坦心慕公設綵棚盛供帳迓勞道左所至
華人懽迎聚觀曰朝鮮李尚書至矣至京如請未還先
拜判中樞府事加輔國崇祿與三事齊班復命卽謝病
却掃不跡朝列奸臣勸光海移宮錮閉西內適因旱修
故事閱南門公詣西宮肅謝見宮門道茀潸然語同寮
曰不閉開門而開閉門則兩矣奸黨聞之欲論鞫有救
者獲已初奸臣搆陷諸公自謂一網打盡及見原又百
方捃拾謀遂前計人情危懼語涉西宮無不搖手却走
而公坦然行意終不改臣子道公知禍作扶病訪鰲城

李公於東岡贈詩訣別亡何廢母議發光海命庭議之公發病及爾瞻等脅相孝純率百僚伏閤公亦不赴又命即家取議會有上疏擬公死律者公引以爲解竟不議於是兩司合辭請竄遠方公待命江上者二年越己未秋中朝有監護我國之議其實疑我有貳光海聞之憂甚下教李某素善辨誣可差陳奏使卽拜判中樞府事公屢辭不許引見慰諭明年春至京獲伸奏勑將還神宗皇帝崩公請于禮部入臨大庭鴻臚引班工部制服同千官行禮於武英殿內閣諸學士皆來觀許以知禮既歸奸黨見公爲國再雪大誣爲人主所重益內憎

欲加以大罪意猶不足前案乃言公在北京刊布私書漏泄陰事請廷尉問光海不許其所以褒予公者備至而責臺諫排擊有功之人呶呶者遂息始公留館太子諭德汪煇名臣也求見公文集謝不應又求沿途諸作公重其人不獲終辭錄示紀行詩數十百篇汪見之甚愛序其卷而謀鋟梓一時書肆中紙爲之貴然其書在可見無他語矣　詔使劉鴻訓楊道寅來初以公爲義州迎慰使誤聞劉楊分行又以公爲遠接使公皆辭不行拜工曹判書先是爾瞻代公主文衡時相有與爾瞻交惡者欲借重公以傾之啓言李某詞翰宿望宜主辭

命遂有藝文提學之命爾瞻恨之嫉其徒以謀立西宮爲名請絕島圍置光海留不下兇彈毒疏亟起連發殆未易算壬戌監軍使者梁之垣來時相又言今日儐才直莫如李某光海批下前所不下者峻斥之卽命公爲接伴使趣行指意似覺奸臣陷人情狀中外稍快之公辭不獲監軍待之有加禮歸到安州久滯重公者德移書朝廷令公先還而留副使以伴自辦一筵爲壽致慇懃焉癸亥三月 今上反正是夜使者三輩來趣之家人進酒涕泣却肉曰吾不知舊君之處也先以書送于大將李貴勸以行事得體徐徐進闕下奉旨詣西宮請

大妃復位然後會百寮 即位遣大臣告祠 太廟於
是以公爲宗伯尋兼知 經筵判義禁府事又議告祠
私廟公議略曰 今上繼 宣祖之後入承大統本生
封號自有 先朝故事惟其以孫繼祖考位闕焉屬稱
與宋朝濮議有異漢宣帝追尊悼皇考頗爲相近而當
時不免過隆見非後世今宜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
不加孝字別立支子以主其祀則其於重宗統報本生
之道庶幾兩盡矣請詢大臣領議政李元翼等皆以爲
該曹議是 上從之元子就傅選置輔養官公與焉
大妃下書數罪光海令奏請誅之公與李公元翼申公

欽請對極陳不可得回　慈聽廢妃柳氏病卒請遣禮官及其親屬護喪用王子夫人葬禮其反哭也自往迎之人多公有禮請建儲貳以係人心先行冠禮以便行事皆從之李适叛　上將去邠公請守都城涕泣極諫上意感動諸功臣爭勸　出避公不能止初命公隨三宮往江都公自請扈駕　上慰勉不許翌日變計同幸湖西至水原請下　慈敎諭諸道曉以逆順至天安捷聞俄有訛言　行在戒嚴公進曰妄也賊已敗安敢復來已而果然　命公先往公州相視然後進駐　上御行宮受賀廢事蒼黃掌故吏無一人至者手草儀註

口占露布賛相　廟禮設科取士皆於公乎靠行　上
還公又奉　廟主先入都　世子加元服公以賔客行
賛冠　世子受冊諸講官並加官階以公極品無可加
近親一人命還右職尋拜左賛成兼　世子貳師　冊
封詔使王胡二中貴來　命公館伴累辭　不許只遞
金吾劇務　上奉母大院夫人居同宮意欲及生時尊
崇未伸而卒又欲行三年喪大臣以下力爭降服迫於
公議強從之時事多變禮上下相違禮官不得安其職
乃以公判中樞兼禮曹判書辭　不許公與大臣酌議
喪禮　上疑太簡亟下峻敎公惶恐具劄待罪　上意

稍解不得已復出供職天啓丙寅　詔使姜曰廣王夢
尹來公又館伴　詔使素聞公名先以書致意以得公
爲喜及還　中朝稱揚於諸公間遇便寄聲情辭溢函
公承　命叙皇華集記文宣王廟碑定　太廟樂章尋
還賛成仍兼禮判皆出　特命明年正月西虜數萬騎
入寇至平山　命移公兼兵判扈　駕入江都虜屢書
請盟　上召大臣問計皆曰事急宜聽於是虜使劉海
等來館江都　命公往會副以下使自擇公請與金藎
國張維俱行論約海等請絕南朝公曰　大明我父母
國不可背也爭之二日終不撓海意沮忽拱手曰國危

如此猶守信義可敬可敬海又索歲幣畜産甚多公爭不許只許犒軍資約定請　上涖盟　上欲從之公力陳不可只與數三臣及海等盟于西郊虜乃解去公前在本兵建設營將無事則聽操有變則赴敵中頗廢弛至是又言賊雖退不可忘備請申明營將之法下所司行之　扈駕還都以病屢辭　不許遣御醫賜内劑

世子亦屢遣宮官問疾劉海等又來時義州胡兵尚未盡撤公承　命往諭即許撤明年七月拜右議政屬寮相有故事多待公以决公首啓虛心聽納振擧綱維以救時弊馬島倭堅求上京金國汗書有慢語公上劄倭

不當違約顧彼情我勢寔異曩時宜以特召爲名毋再援例簡使捐幣報書厲主善辭鐫責俾自知悔仍諭敵國啓海以我無備也今日急務莫先養兵議者多言歲飢民困然民困孰如國亡賊來豈待豐年其懇至如此皆爲後來蓍龜又於 經筵請明教化正風俗崇儒術養賢才召致鴻碩救功康莊益進 聖學務祛病痛

上嘉納劉興治殺主將據椵島以叛國家爲 中朝出兵問罪公度其內自相圖先言勿擧觀釁卒驗 穆陵改卜上服議時追崇議久未定一二臣從臾贊成終至入 宗廟序昭穆公或聯啓或獨啓引經據禮辭婉理

明雖遭震薄可言輒言言不入輒自劾求去大司憲姜碩期大司諫趙廷虎副提學金光炫等數十人皆以論禮忤旨譴黜公一力伸救犯雷霆批逆鱗不計也因災異乞免　不許進左議政兼　世子傅　仁穆王后喪公爲捴護使至山陵疾亟還第醫問交道數請忢章二十上　遣近臣諭旨遽授判中樞府事疾少已雷震仁政殿公登對極陳應變弭災之道在人主一心本原澄澈事事誠實則天意可感矣已而進先祖文康公所著大學衍義輯略推衍其說陳崇敬畏戒逸欲嚴內治察民情四條皆因病投藥以致終始眷眷輔翼之義　上

手札褒答賜毳具公嘗取宋韓魏公語名其亭曰保晩以寓戒焉自壬申恒病少瘳不獲究所蘊然國有疑事必悉心以對未嘗推病聞朝廷有過擧憂形於色寢食爲損有嘉謨善策必喜而歸美於上至乙亥四月二十九日告終于城東第正寢春秋七十有二是夕無雲而雷赤氣竟天彌夜訃聞 上震悼輟朝素食三日再遣近臣禮官弔祭加賜賻物官庀葬事 世子親臨弔喪士大夫哭之如親戚下逮輿儓賤隷無不齎咨涕洟館學儒生亦相率來弔遠近奔波至數千人巷爲之隘用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龍仁先兆後幾年某歲月日移葬

加平郡朝宗縣某向之原從卜師言也公天資豪爽特
達不喜亢厲不事矯飾和易之中務以正大爲體好善
樂士出於至誠一藝一能猶恐或蔽人之向之若春陽
而亦無敢以狎進者所與交盡名人世所稱楷模而鄭
文肅曄每論當世人物擧公實前孝友過人嘗奉親阻
寇山谷無人處數日不得食公出適見一老父坐巖石
上就告之故解簞食以饋公讓其半不顧而去歸以奉
議政公得免於餓親命省姊經賊壘遇賊發三丸皆穿
衣笠以過不及身卒與姊相見歸報人以爲神明感佑
五代祖墓香火久絶公定祭式子孫輪行文康公神道

闕銘自譔立碑又無祠宇公爲重建以畀主祀者寡娣比屋而居日必往候風雨寒暑職事鞅掌不廢宗族無親疏遇之曲有恩意待子弟御僮僕不施呵詈使各循軌閫門之內雍雍如也所歷大官其爲德與美政旣屢書而爲宗伯請並建東南學如舊制以待游學之士爵箕子後世襲崇報之禮可行不行者悉擧之修魯山墓立祠宇並祭夫人正孝敬奉慈兩殿祭禮之非廣樂忠孝節義旌表之典攷金匱秘史類纂五禮以徵文獻在本兵請加設武職疏通其積滯者除一朔禁軍之苦國葬輿士調京城坊里　天使時幇子收布屋立勿動

遠方氏並著挈令金吾斷讞務從寬平泮壁之獄賴以解釋此亦其表表者也事關斯文必盡力爲之如龍仁倡起圃隱書院請賜額請致祭不稱名請從五賢從祀之請栗谷請贈謚牛溪請剔誣復官又請贈謚請禁南冥書院毁撤者皆行之立朝四十年田園不增不治垣屋　世子臨弔歸語寮屬曰李傳位三公居第甚陋其儉約可尚也七歲同里竒自獻欲結好贈錦帶惡其不正固還之毁齔之年不苟辭受已如此公旣盛年高位文采映發出入朝行望之若神仙焉不以才能顯貴加人虛襟接物雅俗並容盃觴談笑之際尤使人心醉亹

亹不知其倦也九長春官再典文衡禮樂典章儀式多所潤色凡有文事必 命公最被恩遇其賜若重錦上駟豐貂珍劑獸鐏鮮肥之物不可勝紀四方造請碑誌序記慶壽哀輓送行亭館之詠者踵錯於門公揮洒應之若不經意而華贍鴻鬯洋洋乎言之也所著遺集二十五卷行于世公之學祖於六經其詩文錯得之唐宋詩溯而至於江左建安西京文溯而至於史漢素臣滌園無不含英咀華發囊胠篋爲已物也初母夫人娠公當娩有虎來伏户外人不敢逐既娩乃去鄰里共驚異之至公貴顯咸謂文章炳蔚之徵公蚤以文秇自見及

其施措益彰人人稱其政術而當國家大事常附以公
議無心於其間人主深知其心而 累朝倚毗之重若
一又以精誠感動中國事有急難了者不得不需公終
能爲君父解憂而銷患於未成久已信於上下故雖中
罹否運處昏亂之朝奸讒不得以抵其巇昭融顯明壽
考令終哀榮極備慶流子孫後進尊而不敢以官稱曰
月沙至里巷婦孺草野人士皆效之遂以號行有文學
而兼享福祿功名之盛世比之高麗李益齋云夫人安
東權氏禮曹判書克智之女少公五歲判書文雅自飭
敎夫人以禮女紅之暇盡習内則諸書通義理有士行

爲子爲婦咸得其道性慈仁喜施親戚之無資者仰如
乳哺公於祭祀賓客之禮無不如意而忘內顧者夫人
之助也壬辰之亂一行虛驚夫人臨絶壑自墜天幸獲
全後渡江舟覆同舟盡沒獨夫人與長子俱活人歸之
善報丙子往江都事急諸子欲奉避夫人曰吾家大族
不可先動以爲民望旣迫一門死死者三人夫人竟用
悲傷丁丑二月十日卒于喬桐旅舍公之移朝宗始合
祔焉有二男二女明漢觀察使昭漢兵曹叅知女適叅
判洪霙士人鄭玄源觀察娶錦溪君朴東亮女生四男
一女一相修撰嘉相及第次萬相端相女幼叅知娶贊

戚驪興李尚毅女生四男四女殷相弘相進士次有相
翊相女幼參判生五男四女柱元承　宣祖貞明公主
封永安尉柱後進士次柱臣柱韓柱國女適學諭李俊
喬進士李時術士人李恒鎮餘幼鄭玄源三男皆幼內
外孫揔若而人嗚呼公歿而世事逾變公之儕友皆已
不在惟某爲後死覼察君昆弟强援之狀曷以舊誼某
以耗病罷辭書三反不獲遂應之然公自立二次幾於
太上不朽之業固無待於外世雖有加某十倍者又安
能以文字重公也特紀其人所共知而有關於世道者
而系詩以爲銘銘曰

國朝百年文道大闢赫赫李公厥美天錫文康遺業公
實接之遘我 明辟乃薦厥辭乃動 天子國誣乃俾
才猷既顯眷遇日新晉陟地部春官正卿遇災弗迷神
識益彰盛之文苑俾提其衡衿紳歸仰典冊煌煌有客
我享鳴玉以相黼黻圭璋爲國之光日入明夷何事不
有君子何傷履貞无咎翔陽麗霄品彙昭晰旁急求舊
踐以煖席大訌奔波國命絲髮義辯崢嶸厲氣自折從
容六官出入貳極加額之望衆以爲遲晩始論道公所
優爲守志秉禮匪石可移昔公南曹青陽載華曁公東
閤黃髮皤皤原公所嘗九甜十辛華夏夷人罔不尊親

有書滿家有惠寄民播之穹壤結爲清芬金石或泐公名不朽余銘之託與公俱壽

月沙先生集附録卷之五 終